煙嶼樓讀書志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三

鄞　徐　時棟　同叔

經三

詩

夫婦士女義皆有別男子已娶曰夫未娶曰士女子已嫁曰婦未嫁曰女詩曰求我庶士又曰士如歸妻皆未娶之稱也故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士夫與女妻相對女妻謂處女之妻非再醮婦也士夫謂士之夫非再娶夫也荀子非相篇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注士者未娶妻之稱義最確今世以未娶而卒者曰處士未嫁而卒者曰處女猶是古義然雖曰處士而不得其解者多矣　或曰氓詩自我徂爾三歲食

貧是此人旣已有室矣而下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則不必未娶者始謂之士也余曰固然然不可泥者詩不又云乎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則是旣嫁而亦可謂之女矣若分別言之則如吾前所云混稱之則夫士爲男而婦女爲女也猶之禽曰雌雄獸曰牝牡而雉鳴求其牡則屬之禽矣雄狐綏綏則屬之獸矣

無衣集傳謂秦俗强悍樂于戰鬬故其人平居相謂如此然而秦非僭王之國也而三曰王于興師此何王耶蘇氏謂秦本周地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此說集傳采之然而尤不可通豈有先王興師而我能與子偕作者耶或曰（忘其出何人矣）此吳人滅楚楚申包胥乞秦師秦哀公旣許之而作此詩故傳曰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王者楚王也按左傳稱賦者不必古詩如公入而賦姜出而賦退而賦曰之類皆自作詩也則其引傳似是明證而

詩中與子同仇亦頗與其事相切既而思之亦非也楚人僭號以後列國相謂亦固有稱楚王者若入之歌詩不云楚而直稱之爲王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且三百篇爲春秋時人作者皆在孔子未生以前及孔子之身則已有定數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可驗也而此事在魯定公之四年夫子年已四十有七豈有取近人之詩入編中而曰三百三百一如古編也者則又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最後又得一說亦忘其所出謂此乃秦穆將與晉文納王時之詩此雖後起之說而不可易也蓋王者周天王也子者晉文也仇者王子帶也此正師河上而待晉時之詩也及晉人辭秦師而下此役雖不果而秦穆勤王之心未可沒也故存之也於是而王于興師之王有的解矣

吾知澤陂之無異乎月出也鄭風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則繼之

曰清揚婉兮而此詩一章有美一人乃繼之曰傷如之何蔓草
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則繼之曰邂逅相遇適我願矣而此詩
二章有美一人碩大且卷乃繼之曰寤寐無爲中心悁悁且其
首章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苟爲男女相
悅相念之辭未有一稱有美而即傷之傷之而至於涕泗滂沱
者蓋其事急矣其禍烈矣其憂君切矣其心即洩冶忠諫之心
而其辭即月出勞心之辭而較之爲尤迫也朱子曰此詩之旨
與月出相類諒哉

或曰陳靈從夏南一事而其詩至月出株林澤陂三篇之數見乎
曰此難言也爲知月出前篇防有鵲巢之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非亦指此事乎齊襄通文姜一事耳而齊風南山敝笱載驅亦
數見之況月出澤陂純乎忠愛之心較齊風之但爲諷刺者尤

爲敦厚而數見何妨乎

澤陂在月出株林之後何元子楷既解月出與株林同時必當解澤陂亦陳靈時詩矣當考世本古義

青蠅三章集傳一章比也二三章興也按三章皆以青蠅比讒人不知何故同義異解向疑板誤而無刻不然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集傳曰比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有能飲食教誨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愚按此以黃鳥起興而非爲鳥言也詩人言黃鳥尚有止處而我則勞于行役而不能趨不能極也誰能飲食我教誨我載我以後車而使我得免于行乎大意如此今乃以爲鳥言則如鴟鴞之爲

鳥言亦必予羽予尾類于禽語鬻子毀室通于物情豈有禽鳥也舍邱阿之自得其樂而反願爲人後車之所載乎且孔子讀此詩而曰于止知其所止是明明以邱隅之止爲得所豈有一毫恨其不能前之意乎詩詞明白易解不知朱子何故別生一義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六句從古無的解夫以亭臺沼囿之廣斷無不日可成之理此無論趨役者之衆寡也且既不日成之矣何又曰經始勿亟乎又曰庶民子來乎解家不得其解遂謂以不日成之之故故謂之靈臺然靈字字義孟子已先解之以其民歡樂之而謂之靈臺靈沼非以其不意速成而謂之靈也解家又以末二句謂追敘未成時事果爾則其語當在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之上矣今

余以經解經忽得妙解蓋經經始靈臺經之營之者即召誥之厥既得卜則經營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即召誥之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即召誥之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也蓋首二句是言相度地位次二句是言營度方位既成下二句始言庶民之興作以書核詩若合符節古人復起不易吾言

周公作大武以頌文武之功而武之詩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吾每讀此詩而疑之凡雅頌恆例其專美一人若生民之美后稷公劉之美公劉者無論矣其他凡頌美先世之作如大雅則大明必先大任王季而後文武緜必先古公姜女而後文王思齊必先大任而後文王大姒皇矣必先大伯王季而後文王下武必先三后

而後成王文王有聲必先文王而後武王如周頌則天作必先大王而後文王昊天有成命必先二后而後成王執競必先武王而後成康如魯頌則閟宮必先姜嫄后稷大王文武周公魯公莊公而後今之魯侯如商頌則玄鳥必先武湯而後武丁長發必先有娀玄王相土而後湯先祖後宗先父後子此古今文章定例亦定理也而獨此詩先武王而後文王且受之者受之於文王也則當云嗣文受之受之者武王受之也則當云武嗣受之而皆不然而獨曰嗣武受之假令不知周家世系驟讀此詩既先武王後文王而文王下復言嗣武受之此爲武之受於文乎抑爲文之受於武乎其可疑如此然且左宣十二傳稱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篇中明明有武王字而乃謂武王之所自作此詩僅僅七句楚莊乃誦其末句而左氏述之

蓋讀左傳而其疑滋甚如此又且樂記賓牟賈論大武有有司失傳不則武王之志荒矣之語大武本周公所作而乃歸咎武王而疑其志即使武王志荒貪得天下以至聲淫及商而周公表揚功業爲武王作樂不應反形容其荒志也而乃賈言之孔子然之蓋讀樂記而其疑益甚又如此今乃恍然而知爲武王所自作也非惟詩無可疑左傳禮記亦無可疑者也夫所云武王者商湯也史記曰湯曰吾甚武遂自號武王此語雖不可甚信而武王二字則周武未崩其謚未定以前無不知爲商湯者故商人作頌於玄鳥曰武王靡不勝按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朱子注謂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余謂無此理也武王靡不勝者謂武丁之孫子於湯所爲事業無不可肩當之也於長發曰武王載旆而玄鳥首章直以武與湯併稱之曰古帝命武湯當周武作大武時豈能預知身後將謚我爲武王恐後人難於別

識而不稱成湯爲武王乎人子善則歸親武王得天下尤當歸功文王詩書中歷歷可考也而以征誅得天下者近世實始自成湯故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謂唐虞夏以德而殷以功也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謂及我文王啓佑我後人而實能繼殷湯以受其天下也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謂至於今日則既已克紂可以止殺而遂致定文王之功也爾者爾文王也此猶周公對大王王季文王而曰爾三王也故後漢祭祀志引元命包曰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　或曰周武以前皆稱成湯爲武王是矣及周公作謚法既定昭廟之謚則豈不慮後世之難於別識者而何不於制禮定樂時一追改之曰此兄語也焉有武王手作大武之樂而周公可爲之追改者者以後人私度古聖人非但周公制禮定樂之時當改

大武卽孔子正樂定雅頌之日又當改商頌矣　或曰此解雖遂舊義實愜人心特執競之詩首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詩實頌成康（語詳學詩記）必不能解武王爲殷湯也而二詩句法全同下句且不易一字豈同在周頌之中一以指周武一以指殷武耶曰此駁稍近理然亦迂拘之見也詩中句語相襲者多不勝數而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四句並見谷風小弁兩詩中一則夫婦之言一則君臣父子之語一則家事一則國難而居然至於四句十六字無一字不全同者何況並頌征伐之功者乎然且牧誓稱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而商頌有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其稱謂同其事同其物無不同而劃然兩人一殷武一周武相隔至六百年之久而又可混乎吾嘗謂讀書當別具手眼往往有文雖異而事實同者亦有明

明同文而實異義者嘗戲語友人易云君子道長傳云國君道長一句四字至三字並同而無一字不迴然異解有如此者書序云遜於有虞楊雄法言序云遜於不虞亦僅僅易一字而其解全別孔子例稱子而坊記之子云乃稱他師不因其中之自引論語不知也曾參例稱曾子而檀弓之穆公使人問曾子乃稱曾西不因其下之自呼爲申不知也列女傳黔婁卒曾子往弔之錦繡萬花谷前集後集兩引高士傳並云曾西事周武例稱武王而大武之武王乃稱成湯不因其詩之先武後文及文王嗣武等語亦不知也而又證之以左傳參之以樂記而吾解始定

或曰武篇武王之爲成湯既據左傳無疑義矣乃傳記楚莊之言不但此也宣十二傳稱楚莊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

考之周頌載戢干戈云云時邁之詩也（清廟之什第九篇）耆定爾功武之詩也（臣工之什第十篇）敷時繹思云云賚之詩也（閔予小子之什第十篇）綏萬邦云云桓之詩也（又第九篇）武詩已有成說餘若時邁若賚卽皆以爲武王作無不可通惟桓詩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此武王明指周武不能以爲成湯也若此武王非成湯則豈有同在大武之中而兩武王乃可異解之理然則武王作武之說不足據矣曰此成見在胸之故也左傳稱周饑克殷而年豐桓篇首二句正周武初克商時事下卽自爲戒儆謂守天命非可解也昔者桓桓之成湯未嘗不保有厥士戡亂四方以定其家及我周之德昭于天而我皇遂以代之矣語極明順易解何以不能指武王爲成湯耶且若指武王爲周武餘詞亦固可通而皇以

閒之句當作何解爾雅釋詁云閒代也於此章詩義最確其他訓義如隔遠離隙之類俱不與此詩相比附故毛傳即以代訓閒然惟上句武王是成湯則下句可不言而喻若武王是周武則代之者代何人乎又且賚之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又曰我徂維求定皆明明是周武自作之辭亦必不能指為周公頌文武者然則合武賚桓三詩觀之武王作武之說確鑿可據周人說周詩必自有授受眞解不然楚莊豈不知武王為周武之謚者左氏豈不見周武詩中有兩武王字者

頌揚本朝則諱言勝國古人不爾也殷人以長發頌其先而首云禹敷下土方周人以大明美其先而首云天位殷適尚書中尤多多士多方所以誥誡殷人其皆言成湯至帝乙宜也而召公以召誥誥其君首稱殷先哲王周公以無逸戒其君首稱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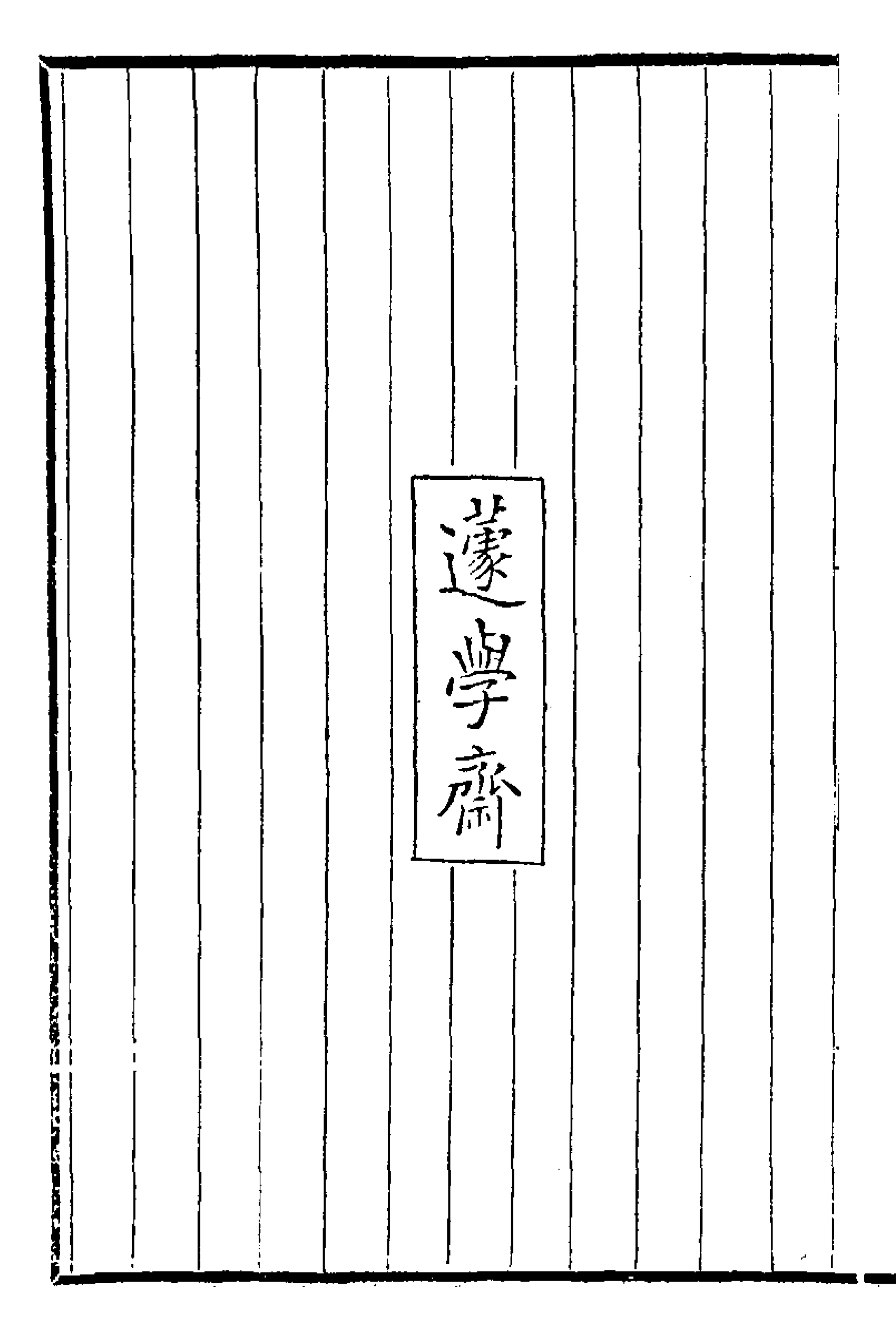
中宗高宗祖甲而後及大王王季文王乃至同朝告語如周公之於君奭亦必先稱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與其諸臣而後及於先世而況武王手定天下歸功文王追美征伐得天下之商湯以爲比德而又何忌諱之有乎

孫履齋數詩句起三言終八言然緇衣之敝及還一言句也祈父鱒魴二言句也　三百篇以四言爲主其長短句之錯見者莫多於五言故如三言六言多不過二句江有汜振振鷺之連下四句爲三言所僅見是以有宴衣兮之連下三句爲六言所僅見至於五言則誰謂雀無角連下四句召南行露舒而脫脫兮野有死麕揚且之晳也鄘君子偕老皆連下三句投我以木瓜則全篇五言偶閒一三字句耳衛木瓜知子之來之鄭女曰雞鳴連下六句十畝之閒兮魏十畝之閒連下六句爲全詩庶見素冠兮檜素冠連下七句而閒

六言二句爲一詩仳仳彼有屋小雅正月連下三句匪先民是程疾威連下四句或燕燕居息北山連下十二句虞芮質厥成大雅緜連下六句伴奐爾游兮卷阿連下十二句而間以四言三句宅殷土芒芒商頌玄鳥連下三句然則焉得不一變而爲五言詩乎　小雅北山詩後三章全用五言凡十二句每句以或字起亦遂截然而止後人無敢有效之者　詩莫古於商頌商頌五篇凡百五十四句中有六言句二句帝命式于九圍長發設都于禹之績殷武是也而五言得二十二句之多我受命溥將烈祖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以上玄鳥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帝立子生商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則莫我敢曷實左右商王以上長發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以保我後生以上殷武百分之中得十五分何必待西京而始萌芽乎　三百篇之格莫奇於緇衣第一句五言第二句一言第三四皆五言第五句一言第六句六言又莫奇於伐檀第一五言第二三皆六言第四四言第五七言第六四言第七八言第八九皆四言後人爲樂府歌行雖極短長錯落不能效此也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三



蘧學齋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四

經四

周禮

康成注大行人引孟子曰諸侯有王朱竹垞彝尊遂采此四字爲孟子佚文愚按非也前數葉中方引此四字稱左傳今詞義並同何爲一引左氏一引孟子乎其注鬯人引曲禮誤以爲檀弓注射人引射義誤以爲樂記此引孟子正同一錯記也

儀禮

先配後祖古人所譏而士昏禮亦以婦至之明日始見舅姑何也或謂未見舅姑之前婦雖至而不配也今杭俗猶如此然昏禮

明言壻迎婦至夫婦共食既徹壻説服於房婦説服於室又云姆受婦巾鄭注巾所以自絜清又曰媵布枕席主人入親説婦之纓燭出媵待於戸外呼則聞至於夙興而後婦沐浴俟見質明始見舅姑是未見之前明明配合矣且唐詩有云妾身未分明何以見姑嫜又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然則必待配而後可見乎然則先配又何譏乎

喪服疏繩非今時不借也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也此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然則不借是喪屨之名後人因此屨是草屨遂謊以草屨爲不借失之矣然則小説家造爲仙人不借之説固妄而吾鄉前輩以左右不可遍借解其義全鮎埼嘆爲精博吾嘗據之以駁舊説今讀禮疏始知其義精確不可易如此

禮記

曲禮恆言不稱老解家並謂身爲人子不得自稱己老愚謂非也身已高年而尙事父母者天下能有幾人禮家立論必以世間常事言之而言其常則凡爲人子者大約二三十四五十歲耳此時何至自稱爲老而況恒言稱老乎蓋稱老者稱父母也非自稱也親年既邁起居恐其勞頓飲食恐其增減侍奉勸諫之際常不覺以衰老形之言語至告誡家人應對朋友尤不覺常在口中此恆言稱老人子之常情也然而父母聞之則心驚而神惕矣故記禮者戒之吾友范甫廬明經邦棠常對人稱老父老母余勸其勿爾而幷疏禮意如此

曲禮云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按夫人指君夫人邦君之妻也君於其國屬父道則其妻屬乎母道凡爲臣子者固不

敢稱犯其君夫人之諱而至於對其君則妻統於夫雖臣子亦不復爲夫人諱也經義如此而陳澔集說乃云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此語頗不可解經文下云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二語自屬家中言夫人之諱自屬邦國言何得混云其家先世乎

士喪禮云賓不答拜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是弔人之喪主人拜謝而賓但避之無答拜禮也余每弔喪常行此法而或以爲傲不知據禮經所言答拜乃反是傲也

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夫音扶）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按二夫人者謂此二輩人也其稱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皆由己身推指之謂妻姊妹之子於從母之夫一輩人夫姊妹之子於舅之妻一輩人此二輩人皆無服者記者語簡略去妻

姊妹之子與夫姊妹之子耳而陳氏集說則云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又曰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爲同爨緦之說以處之按依陳說是所云二夫人者乃指妻兄弟之妻（即俗所謂舅嫂）與夫姊妹之夫（即俗所謂姑夫）而言矣恐未盡善也夫妻兄弟之妻與夫姊妹之夫此二輩人相別甚遠男女嫌疑之際愼之又愼雖曰同爨焉得爲服且婦人於夫之姊妹有服者從其夫而服之也至夫姊妹之夫則雖其夫尚不爲之制服何論婦人若男子於妻黨惟妻父母而已於妻之兄弟尚無爲服何況妻兄弟之妻乎又且果如陳說則記者直云妻兄弟之妻與夫姊妹之夫而已何故別就旁人生出稱謂又不明指而乃煩注家加時偶有甥至外家七字以補救之耶然則陳說斷不

可從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嫂叔固多同爨者其分又最親而先王以別嫌疑推而遠之不爲制服何況夫姊妹之夫與妻兄弟之妻乎從母之夫我謂之從母之夫也舅之妻我謂之舅之妻也是皆由已身推指之也猶云君之母與妻之喪是我之君母我之君妻也若如陳解則君母君妻豈屬姑婦言乎

陳子車之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而詭對子亢謂因疾時失養故用殉葬以補之子亢既正告之以非禮復以正語之不能必止其謀因亦詭言之曰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已不得已則當以妻宰殉之於是弗果用此言眞有倉卒定變之才不爾不能止也陳氏集說云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爲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按此注不得語妙須云但

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欲以請殉者爲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一說則豈不得以五字斷句訓以作已止也然以人之母以其母明明兩相形對何得斷以字爲句且解亦甚拙按文云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言爾欲以他人之母嘗試已巧則爾豈不能以自己之母嘗試已巧者乎而爾母之死未嘗機封則毋亦於爾心有所病乎蓋般請機封向所未有特其一時弄巧呈技耳公肩假知般母之死未必有此故即以詰發其良心言爾於自己之母可以自主豈不得弄巧者乎則毋亦病之而不爲者乎然三家視桓楹而般欲易以機封知機封一事亦必制繁費重季氏之力可行若般之母則雖欲行

之而其勢有不能者公肩假亦明知其故特借此以折之使般無可答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謂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按如此是人臣常禮於無祿之臣何別且如此解則君有饋焉四字斷然不可通矣方氏謂仕而未有祿若孟子之在齊其君以賓禮待之故其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此解甚妙使字即是將饋之使亦大通

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鄭注微猶非也孔氏正義曰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

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强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按此疏
極明順萬不可易者而雲莊集說乃曰微無也孔子引詩而言
宋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
言人心之足恃也按此但知微之訓無而不知微可訓非但知
而已爲竭盡無餘之辭而不知此而已是助語之句遂至糾葛
不可解於雖字下妄加以子罕得人心六字晉字下妄加憂字
天下上妄加然字而既曰可無晉憂而已又曰天下亦孰能當
之使兩語自相矛盾而義仍不暢乃又引一說云微弱也雖但
弱晉之强使不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說服必能親其上
死其長而舉天下孰能當之矣按僅不敢伐何云弱晉苟能弱
晉何云雖但語又牽强無理況孔子此語是歎美覘宋者之辭
謂覘宋者因子罕哭死而哀而民說之而知其不可伐夫苟民

說如此雖非晉國卽天下亦孰能當之蓋晉一國小而天下大晉一國弱而天下强合天下之强大尙不敢伐民說之國而況區區一晉國而可伐之乎大意如此今集說並作歎美子罕之辭則上文善哉說國乎余無著落矣　微非也確不可易呂覽離俗訓曰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獨舜湯者非但舜湯也（高注微亦非也）國策趙策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微獨趙者非但趙也皆非訓微爲非不可而雖微二字則更有確證國語晉語公孫枝曰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此二語與檀弓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二語句法毫髮無少異者夫荀晉國臣子皆思報其君父之仇讎雖非秦國卽天下亦孰不患之蓋秦一國小而天下大秦一國弱而天下强合天下之强大尙無不患之而況區區一秦國而能無患

乎然則由國語觀之檀弓而已二字孔謂助語之句亦確不可
易如此確注確疏而陳氏故舍之而別生異義一義不足更增
一義而皆無是處眞不知其何心也韋注國語亦訓微爲無亦極不通語詳余國語雜記

中

曾子問記喪之二孤云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
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
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
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云辯正也疏云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
康子之威不敢辯正也愚按衛君弔魯臣則魯君主其喪喪服
小記所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是也特孝子不敢
當主但哭不拜主喪之君則但拜謝來弔之客而不必哭也今
魯君哭而康子拜是兩失也孔子謂康子之過者爲君諱也而

辯字則當訓爲辨別之辨謂二人皆拜當時執事者直不能辨別何人之爲喪主也只是叙事之辭非追咎當日之有司也讀上下文氣自見

男子三十始娶此記禮者妄言不足憑信傳記所載他姑勿論即如文王之生伯邑考孔子之生伯魚皆在十四五歲豈有周公制禮而不法文王者豈有孔子娶妻而不遵周禮者　傳曰國君十五而冠冠而生子或曰惟國君始蚤娶耳庶人則必三十也信若是已無解於孔子之生伯魚矣且吾更有證者方舜之在下也固庶人也三十徵庸舜猶未娶核諸禮家之說其時不過應娶之年乃何以盈廷師錫直稱有鰥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可知三十未娶過時已久故孟子至以無後不孝言之由此益見禮說之妄

禮父在爲母期舊唐禮儀志載上元初則天上表稱三年在懷理
宜崇報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雖周服母之慈有闕
且齊斬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期恐喪人子之志今請父
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依議行焉按則天此言不無私意然
論實有當於人心不可以人廢也乃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
上言謂雖則權行有紊彝典請仍舊章庶叶通典上令百官詳
議時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謂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
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以酬罔極之恩者也禮云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重輕從俗斟酌隨時
禮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父在爲母三
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
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

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志阻人子之情虧純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紊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而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而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樸須登孝義抑貴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議一依周禮則古人刑政今不行者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爰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爲慟哭者再思語甚詳皆極痛快而當時紛議不定履冰又再上疏辨論謂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先請

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乖棋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舋孝和雖多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語極巧辨然而呂雉危漢不必先改禮文而謂武曌傾唐必先預定喪制乎梟獍弒逆史不絕書此豈度量喪制而後行大事者乎假令定制子不喪母遂可以絕武韋覬覦之心乎履冰之言可謂兒語矣而元行冲又附和盧說謂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亦不知其何心也堯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考兼妣言父並母稱似三年通喪二人未有區別惟齊斬異耳禮記多七十子之徒所爲其云爲母期者恐三代盛時必不爾也此事當詳考之

祭法稱父爲考祖爲王考曾爲皇考高爲顯考始祖爲祖考今稱祖爲王考猶古也皇字自南宋始禁不敢用而稱高祖爲顯考則世所絕無者矣

孔子閒居篇孔子以五至三無告子夏而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子夏問何詩近之孔子告以夙夜基命宥密云云及子夏問五起孔子又告以無聲之樂氣志不違云云愚按此段中之氣志不違威儀遲遲內恕孔悲氣志既得威儀翼翼施及四國氣志既從上下和同以畜萬邦日聞四方日就月將純德孔明氣志既起施及四海施于孫子凡十五句並是詩詞蓋子夏先問何詩近之又問言盡於此而已乎而孔子告之如此則仍引詩爲證故應氏謂大抵援詩句以發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已也而十五句中如施于孫子日就月將以畜萬邦之類已見三百篇

中其他即是詩中逸句自來搜羅逸詩者從不及此可怪也

石梁王氏說坊記謂旣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後人爲之愚按凡云子者未必是指孔子凡弟子記其先師之言皆可稱子後人見一子字盡以屬之孔子遂往往有不可通者猶之詩中多稱君子焉能篇篇知其所指何人若謂是作者僞造假託則不應故引論語以露破綻也

壻稱妻父母爲外舅姑向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館甥貳室彼謂我甥故轉而舅之別於舅氏之稱故外之旣舅其父故姑其母別於父之姊妹故外姑之蓋其稱謂源流輾轉當如此後讀坊記則壻直稱妻父母爲舅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特爾雅實稱外舅

外姑坊記無外字者蓋是省文若後人行文稱女父母而曰此吾舅姑也必將有噴飯者矣

喪禮哭踊踊雖是儀節然亦悲哀之極出於人之自然者也問喪篇曰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如此說則是養生法矣恐與先王制禮之意相去甚遠

問喪篇文法甚佳其猜測先聖制禮之意容或有不必然者如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益亦衰矣揆之人情原不過如此然遽加以益衰云云似非仁人孝子之言其篇末云禮（此一字當絕句）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是則能知所以制禮之心者

三年問是天地閒一片至文讀之能令人油然生孝弟之心處

三年之喪者大約朝死而夕忘耳故此篇痛哭流淚以啟發人

之良心而以大鳥獸小鳥獸爲譬喻使稍有血氣者讀之無不淚下　此篇全出荀子禮論字句稍有異同耳古今之所一也以上並荀卿文荀卿此下論君喪亦三年之故甚詳記者删之而孔孔子語以爲結荀卿之學本無愧於孟子學者耳食而抑揚之遂覺軒輊太過即如此篇入之禮記讀者以爲至文若在荀子書中亦不爲奇　此篇文氣醇厚遠過西京在荀子何嘗有意爲文而自然是至文此周秦兩漢之別也　然而從之之從當依荀子作縱從即縱也謂放縱而隨之也若作如字讀無是處矣　三年問中有然則何以至期也一段解家謂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云云愚按非也此期字是指期服之喪與父母三年之喪無涉作者謂喪至期年天地已易四時已變以是象之故至

親以期斷言凡處兄弟祖父母妻子之喪皆至親也可以期斷也而至於父母則雖期不足必以三年故下云加隆焉爾也言加隆於他至親之喪非謂父母之喪本期年而吾特爲之加隆也反復文詞必當如此解說故下又云由九月以下何也亦是從三年之喪推言之於大功小功若以期指父母言則下文期九月緦小功並不可解矣

小戴選大戴禮四十九篇爲禮記而傳之學者行之後世著之學官則必小戴皆精義而大戴皆糟粕也乃以今觀之殊多不然大戴中無論其他即夏小正一篇可以刪乎小戴禮無論其他即儒行一篇可以存乎是非倒置之事古今往往有之不意聖賢經傳乃亦有幸不幸耶

儒行純是策士聲口無論理義即其句法如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身以有待也養其死以有爲也試取以雜之他篇必不能亂楮葉也又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非特去聖人萬里即稍稍有容之君子可語此乎末云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與庸妄策士自誇大者不遠余謂國策中尙無如此義蘊文字直是漢高嫚罵儒生之時不得志者妄爲之耳高澍敏之

高宗弗寫儀行閱臣下

鄉飮酒義篇自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至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凡五節並是荀子樂論篇文

喪服四制篇首云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蓋作者當時正當墨翟之教盛行著書非儒謂禮不必制喪不必行之時作此篇者必

係七十子之徒痛邪說之橫行有感而爲此言以詳說乎喪禮所以如此之故蓋其衛道之心不在孟子下也

大戴禮

衛將軍文子篇稱高柴之行云往來過人足不履影注謂不履人之影謙愼之至也此說吾甚疑之夫必日月燈燭之下而後有人影吾足欲履人影而人影已在吾足上矣即欲履之何能履之而以此爲謙愼恐高子之愚不至是也家語弟子行篇作往來過之足不履影王肅注言其往來常迹故迹不履影也語頗難解（日本太宰純增注本正文小注皆有斷句此注以言其往來常迹六字斷句意不可解）吾細繹之蓋常迹故迹四字連文不履影也四字是申明之詞猶云不履影者言其往來常迹故迹也蓋影字只作迹字解雨露之時霜雪之下沙土之上皆有履迹高子行步不爽分寸步步在舊迹上

其迹分明故曰足不履影不履影者謂不踏壞其舊影也反是
而亂其步趨履迹縱横舊影不可復見是履影矣語意似略與
而理實較禮注爲長　大戴作往來過人故盧注如彼家語作
往來過之故王注如此皆望文生義也家語雖出王肅僞造然
其所見大戴實古於盧氏

臨海洪頤煊注孔子三朝記又自爲音義云中引衆說存者稱名
歿者稱官此例已爲罕聞而又曰或有歿而稱名存而稱官者
別有所取不在此例則今古存歿忽令人茫然矣即如時人之
中孔檢討阮中丞則稱官王念孫陳壽祺則稱名則未知孔阮
之稱官爲已歿乎爲別有所取乎王陳之稱名爲生存乎爲別
有所取乎且所謂別有取者不過以其人之賢否別之乃其於
古人惟鄭司農鄭君盧僕射數人不稱名餘如董仲舒高誘包

咸馬融王肅杜預韋昭徐邈徐廣張守節楊倞楊倘無不稱名者已爲狂妄之極至引古書如曰莊周書韓非書賈誼書又如淮南王書呂氏春秋楊子法言稱名稱爵稱子稱氏顯然區別是豈亂國之呂不韋謀反之劉安仕賊之楊雄反賢於長沙江都諸大儒耶處士橫議一至於此是亦世道人心之害也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四

鄞邃學齋徐方來
弢士用活字板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五

鄞 徐時棟 同叔

經五

左傳

杜氏於孟子卒下注曰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正義曰言婦人法無謚也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按旣云婦人無謚則下文何以有聲子杜氏明云聲謚也旣云先夫死不得從夫謚則下文何以不稱惠子而稱仲子仲子卒於隱之二年是明明後夫而死者也不必旁稱博引但就本傳下文數語讀之便已矛盾如此且婦繫夫謚春秋時不必爾也聲子或風或是次妃而桓夫人何以曰文姜莊夫人何以曰哀姜並後夫而死者也

杜氏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愚謂此亦臆度之詞春秋中王后小君何嘗並援此例若謂末世滋蔓爲之作謚正法實無謚也（此孔氏穎達說）則正法定禮孰有逾於周初者乎周公既制謚法始自文武若太王之妃曰周姜王季之妃曰太任無論矣而文王之后何不曰文姒而曰太姒武王之后何不曰武姜而曰邑姜此雖元凱復生不能答也

前儒謂婦人從夫謚愚既有說以非之矣而未盡也左傳中婦人各有謚如文姜哀姜之類悉數未易終物而其以夫謚爲謚如鄭武之武姜衞莊之莊姜則是史不知其謚遂因夫謚稱之猶云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僖二十二）及宋桓夫人許穆夫人（閔二）楚莊夫人（襄九）晉悼夫人（襄三十）類耳傳屢稱宋襄妻爲襄夫人而文十六傳又稱夫人王姬（注襄夫人周襄王妹故稱王姬）正史官不能知列國婦謚之明證今

稱某夫人則知非謚簡其文曰武姜莊姜即謂婦人從夫謚然則傳稱晉懷之妻曰懷嬴豈此婦改嫁晉文死而猶許其從前夫謚耶況此婦死後實謚辰嬴明見傳中然則其曰懷嬴者不過謂是懷公之妻耳而武姜莊姜有何異耶　或謂衛莊之正妻曰莊姜其妾曰厲嬀戴嬀葢惟正夫人得從夫謚耳愚亦以爲不然即如魯之文姜哀姜皆正夫人也而僖十七傳齊桓夫人三王姬爲第一乃莊十一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共姬即王姬何嘗從夫謚耶傳於不知婦謚者輒以夫謚稱之其既不知婦謚而又數婦同一夫則不得冠夫謚或以其姓別之如文夫人芊氏姜氏是也或以其國與姓連稱之如邾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文十四齊侯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如夫人者六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之類是也亦有僅知一婦之謚

不知他謚則此有謚之婦亦從同以國姓稱之如王姬謚共姬
長衛姬亦謚共姬（僖十七）而述他人敘之則但稱王姬長衛姬而
已此等皆因文見義本無定例讀傳者當會通之耳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解謂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
愚按此解非也夫已爲君而立桓爲太子則隱將以桓爲臣子
邪已不爲君而帥國人奉此太子則隱將置己於何地邪隱公
在位禮樂征伐悉自己出未嘗一請命桓公而嘗自稱寡人所
謂帥國人奉之者安在邪鄭衆解謂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太
子是眞已爲君而桓爲太子矣必無此理賈逵解謂隱立桓爲
太子奉以爲君既曰爲太子又曰爲君語已矛盾且十一年中
發號施令何嘗奉爲君邪故杜皆不從也而杜說亦未安愚謂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爲一句而奉之三字爲一句鄭解上句是

也解下句誤而奉之者不以桓爲臣子而尊奉之也不視爲臣子即是尊奉之不得說奉之爲太子也春秋經於十一年中全以君禮待隱公是即隱公立之實也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爲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爲之立廟上皆孔疏語是即奉之之實也如此則傳義明白曉暢賈杜皆以立而奉之四字連讀而傳意晦矣　鄭云奉桓爲太子賈杜云立桓爲太子語雖不同而皆以桓之太子爲隱公所奉立也愚則謂桓公之太子早立於惠公之世何以明之惠公既以仲子爲夫人夫人之長子即是太子觀子同生而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可見況隱元傳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此豈待隱公立奉之而後爲太子者哉而孔疏乃以惠薨太子少之文證杜之隱立爲太子殊覺纍疏　隱公之攝與

周公之攝迴別周公之攝攝政也隱公之攝攝位也故尙書所稱王曰皆指成王且明有周公曰王若曰之文此豈自稱寡人史稱爲公者之可例乎隱公實即君位而其心則謂此實桓之位而吾權時即之者故十一年傳云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之云者猶曰還之也左氏即隱之迹窺隱之心以爲雖在位而實則權即之故曰不書即位攝也而盟篾傳曰公攝位盟宿傳直曰公立公羊述宋穆公語云吾立乎此攝也正與同意然則謂仰國人奉桓與謂奉桓爲君者皆非也

隱元年食舍肉舍作棄字解吾不知其作何棄法推而遠之耶徹而去之耶顯與本事違異矣按當作藏字解便無窒礙凡舍字字義有數解然如屋宇之舍棄置之舍無不含藏字意者

僖九年傳記晉事云以是藐諸孤杜解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正

義曰藐者縣邈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小大相去縣藐也藐諸孤者言年既幼穉縣藐於諸子之孤按杜解惟賤字不妥是時奚齊已立爲太子何賤之有孔氏不疏賤字但云幼穉疑賤即穉之譌若其解義則以幼穉與諸子縣藐七字解一藐字諸孤即作之孤解謂以此幼穉與諸子縣藐之孤辱在大夫也語極順適孔氏誤會其旨以幼穉縣藐貼藐字以諸子貼諸字而疏作縣藐於諸子之孤轇轕不順語頗無理近時胡氏廷佩鳴玉訂譌雜錄則云幼賤貼是字指奚齊諸子貼諸孤謂羣公子縣殊（杜本藐字作殊字誤）此解藐字言此幼穉之奚齊縣絕於諸子之貴長義本如是若以藐爲眇小意則孤字應指奚齊諸字將作何解天下有是句法乎今人裂取藐諸孤三字作孤子眇小用沿襲已久不覺其非按胡意是以諸訓衆據其所說將以是

藐諸孤五字當解作以幼賤縣絕貴長衆公子此非特古無此句法即今亦無是句法也而下句所謂辱在大夫者幼賤之奚齊在大夫乎抑貴長之羣公子在大夫乎然且奚齊既立爲太子而重耳夷吾是時並亡人太子賤而亡人反貴是又何說乎又且獻公所暱愛者驪姬娣娣之子奚齊卓子也而所鄙惡者申生已死其存者不過重耳夷吾耳二人與二人相對待又何得以亡者二人爲衆公子乎是孔氏既謬而胡氏則謬之又謬者也至以孤字指奚齊便謂諸字無解則更謬諸字作之字解謂以此藐小之孤可也諸字作語助辭藐諸二字連文猶云藐然藐爾謂以此藐諸之孤亦無不可也文義並極穩當明白而何不可解之有孔疏惟諸字誤解其孤字亦指奚齊

箕子之過明夷當時惘之後世諒之他日防範陳疇不得已也至

於與朝分封宗藩此與勝國孤臣有何干預而左傳云唐叔之
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此箕子恐當有誤
鄭商人以十二牛犒師僞爲君命以示有備且即使告於君以備
之而秦師果在算中滅滑而去或曰今之商人但知謀利而已
苟有利雖獻國不恤也焉得如鄭商弦高者乎余謂此固當時
風俗之厚然亦有不盡然者觀昭十六年傳子產告晉卿謂鄭
國與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其盟詞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
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然則鄭國商人與其君世
有盟誓蓋必其初有大功於鄭不願在朝而願子子孫孫世爲
商人故與國同其休戚終春秋之世有功於國絕無依勢作威
與聞國政者呂覽悔過篇載弦高矯鄭君命詞較傳爲詳文極
雅馴又載三帥答詞謂是迷惑陷入大國之地蓋當時掩旗息

鼓而來及爲商人消破報於致詞姑以此對犒師人也

古人銘功其得意與後世同而名號之冊無所忌諱則與後世絕異如叔孫獲僑如以名宣伯是以夷狄盜賊之名名其子也今人所必不肯也又如楚子轘夏徵舒滅陳後因申叔時之諫而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不曰陳州而曰夏州是又以亂臣賊子之姓姓其州也亦今人所必無者

僑如之弟曰焚如焚如之弟曰榮如季弟曰簡如兄弟以一字爲行第自此始

左文十八年傳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後人乃謂季文子與其事此苛論也宣公方立即有莒太子僕弃魯一事宣命與之邑而文子命司寇出諸竟及公問故則使史克對公甚詳中有莒僕弒君父語如果文子身與弒逆則授邑黨惡且不暇何肯出

之又安肯直言弒君以自翹其過耶況傳文無一字及文子而必欲於傳之外求之注春秋者之通病也爲是說者不過以宣十八年傳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謂此語是文子自己供狀所以補前傳之未及不知使我者猶曰使我魯也使我國家也非謂己也殺適立庶襄仲可使文子而失大援則不可使也此語重在失援上則使爲致使之使而非使令之使明矣況下文即接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若果文子身與其事宣叔之怒詰之者豈僅在先後閒耶亂臣賊子春秋所必誅者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若果文子躬與弒逆恐孔子必無此寬論也且三思後行是統括文子生平若旣爲弒君之賊何足挂齒試問其當行大事之日三思乎再思乎但讀論語便知左氏

之未嘗失出也文子不能討正是三思之病至莒僕弒君事傳明明曰僕因國人以弒紀公而趙匡乃以經不書僕弒遂謂因字是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而又見以弒之以字不可通遂毅然欲改以字作之字此眞妄論可笑傳曰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明白如此而妄論之耶而姜氏炳璋補義極是之且欲以此坐實季文子之罪不知何故一失入一失出如此

問春秋何以不書莒僕弒君曰不告不書史官常例未修春秋所無孔子焉能益之

趙盾許世子二獄極爲後世所駁吾謂公穀誤之而左氏未嘗誤也許世子之弒君左氏明云飲其藥而卒是明明以藥弒之者並未與經旨違異自有不嘗藥之說以起後人之疑而左氏無此說也至趙盾之弒君左氏據晉策書記其事雖爲盾諱而所

以實其罪者不一而足後人自不解耳　公羊宣六傳趙盾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按此解甚迂曲周狗蓋得之於周者耳　太史責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盾謂自詒伊慼夫亡不越竟此已事不能追改者若弑君之賊則固儼然在國也盾苟無愧於心何難取而戮之以免此慼而乃非惟不討而又使此賊逆新君以蓋其弑逆彌天之大惡然則桃園之攻誰實使之左氏書曰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又書曰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由後概前而知趙穿攻靈公上隱隱有宣子使三字在至記孔子之言雖眞僞不可必而即其所記亦自有意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夫不隱何也謂不沒其實也狐書盾弑君爲不沒其實則盾之弑君不已實乎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夫

法者何也謂不沒其實之書法也狐據不沒其實之法書盾弑君而盾甘受此惡名則盾之弑君不更實乎謂之古之良大夫者謂較勝於今之大夫如崔杼之屢殺史氏弑其君而尙不肯受其名者耳曰惜也越竟乃免則尤誅心之論謂汝既弑君而欲免此惡名則惟有越竟而去終不反國使國人不能得主使者之名而後乃可耳而今何如乎語語是坐實盾罪而讀者不察也趙氏匡謂作傳者不達董狐之意遂附會爲孔子之言朱子亦以孔子之言爲左氏僞造而譏其識見甚卑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美之曰書法不隱春秋弑君多矣爲正卿而亡越竟反討賊者曾有幾人若據此法則凡弑君之獄盡歸罪於正卿可矣且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即謂之弑君之賊此在周公之禮孔子之春秋爲何法乎假令陰使人賊其君已則出竟以俟聞既弑而反而姑

取一人焉以爲賊而殺之而遂可以免此名乎語非正理必有深意此在後人善體會之大約當左氏時正晉三家强盛之日晉史之粉飾其詞不待言矣（久之又久至立趙武時尚曰宣孟之忠夫國史明書弒君而尚謂之忠則雖不忠者蓋晉史終爲之飾如此）而左氏危行言孫亦必有格格不能盡吐者然而既傳孔子之經不容與經背也故所記雖據晉史而旁敲側擊使讀者於言外自得之此則左氏當日之苦心也已

公使鉏麑殺盾而麑死於趙氏庭槐之側誰殺之乎曰觸槐而死則自殺矣而乃述其臨死之言誰聞之乎其言曰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夫靈公雖無道非民之主乎而盾弒之非賊民之主乎此子也才吾惟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非先君之所以命盾者乎而盾相靈公而至於不君非棄君之命乎惝怳之言正所以實盾罪者　田首山見靈輒曰宦三年未知母存

否今近焉杜注云家近是靈輒其名也首山之下其居也乃至免盾之後而曰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夫既不告而退則前所述歷歷之名居誰知之而誰能記之乎然則靈輒實盾之私人其與為公介實盾陰使之在公左右以窺伺公者至於既得其死力而故為不識其人也者而故問之以掩人耳目而左氏亦遂顛倒恍惚其詞而書之然則公徒之中倒戟者多矣此所以伏甲未攻而已有搏獒者之知之也　傳記靈輒事云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杜注云輒亦去愚按自亡當謂宣子不當謂輒此遂字跟上問字來自字指宣子言宣子問輒輒退後已亦遂亡去如此則自字不至費解亦如此而下文宣子未出山而復句及亡不越竟亡字並有根杜解誤矣

宣二年傳記宋事云宋城華元巡城城者謳而嘲之元使其驂乘

解嘲而城者又嘲之於是元謂驂乘曰我曹姑去之耳夫彼城者之口衆而我寡也此夫字必當讀作扶語固易曉故杜無解乃林唐翁以夫字斷句注云言此役夫（注語亦誣誨）是以去之夫三字爲句則吾不知役夫方築城將使其去之何所乎又不知下句其字將指何人乎若去仍是元去謂去彼役夫之所則文當云去此夫不當云去之夫也去之之夫當解爲往至役夫所矣又況上文稱城者稱役人並無一夫字此突稱爲夫古人亦無此文法也胡氏訂譌雜錄謂左傳夫應讀扶陸氏必音此獨無之故知林說爲不易夫使陸氏以夫字注如字或音方于反雖一家之說猶足據也今不過偶然無音而遂謂必如字之證其證已不確然而其所謂遇扶必音者必當可信也乃吾翻閱釋文則隱三年傳夫寵下注云音扶發句之端後倣此此後本年傳

且夫四年夫州吁夫兵五年若夫山林夫舞十一年夫許以至桓二年夫德夫名絕無一音之者然則此傳之夫其非所謂發句之端乎其不音扶字非即在後倣此之例乎而胡氏乃曰必音曰獨無釋文俱在吾誰欺乎近吾作文迺使事時懶檢原書卽以類書爲據往往受誤乃不意國朝考據家著考據書號曰訂譌而亦信口妄說大譌如此於是愈不敢信人書矣　去之夫三字爲句亦可而亦當音扶隱三年命以義夫亦以夫字收句也特下句其口衆不如夫其口衆之妙此未易爲蟲心人道者　吾又反覆林注或林讀去之爲句夫一字爲句故注云言此役夫意謂我等去之此輩役夫口衆而我寡也語似稍通然而其字贅設矣總之讀如夫字顚之倒之全無是處　吾旣咎胡氏妄據釋文因取左氏音義詳檢之而詳言之恐挾冊者不

顧其後而更爲人所笑也按釋文音夫爲扶者多音句末夫字
矣夫杜序成十二義夫隱三此夫僖十五襄三十哀二十七也夫僖二十四宣十二又十五
又十六又十八成二又七又八又九又十四又十六襄三又十三又二十四又三十又三十
一昭元又十四又十六又二十七哀十一有任是夫成二如是夫襄三十一和夫昭二
十不笑夫又二十八又多音句中夫字與夫文十三嗾夫獒宣二謂夫成十
六則夫又襄二十七故夫昭七以夫又請夫又十六舍夫又其亦夫有哀十
六又音地名夫字夫鍾桓十文十一夫渠成十六夫椒哀元又音人名夫
字夫差定六又十四又音夫人當讀扶人者僖三十襄八又二十六又三十一昭
元又十又三十一定三又襄公以後多音且夫襄十九又二十四又二十八昭元又
十二定四哀八而至句端夫當讀扶者則自隱三年夫寵發例以後
傳中發端之夫不知凡幾而總不一音者其偶音者如襄公二
十六夫不惡女乎昭元夫豈不愛又十六夫猶鄙我哀元夫先

自敗也已又五夫非而讐乎哀六夫儒子何罪則皆恐以夫指人讀若是夫也女夫也（昭六杜注夫謂華亥釋文夫音方于反）之類故特音之此外明明發句之端以爲義甚明曉無庸音也故僖二十四年明出夫袪二字而但音袪字起魚反總不音夫字不意尚有林氏者竟不知夫其爲發端而讀方于反而更有胡氏者妄信之而且以誣釋文眞可笑也且釋文於文二年役夫注曰如字役夫賤者稱夫彼已明言役夫猶音注之如此今此傳僅一夫字若陸氏亦解作役夫豈有不音不注之理釋文於昭七年故夫注云夫音扶又方于反又十四年義也夫注云舊音扶一讀方于反是可兩音者亦必注之而無此注其但音扶而必不可兩可知又釋文於襄三年能舉善也夫注云音扶絕句一讀以夫字爲下句首（又三十年不信也夫又三十一年如是夫並同）是讀扶字而可屬上句屬下

句者亦必注之而此無注其音扶而必不可屬上句亦可知

宣三年傳云鑄鼎象物胡氏曰左傳以爲鼎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識焉禹所鑄者別九州之分野差田土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鑄於鼎以爲萬世準耳愚按此等語眞足令人齒冷夫王孫滿者親見此鼎者也今以生後千百年之人起與之爭而强辯之曰不如是也必當如是有是理耶宋儒往往自執一理與古人爭是非此鼎秦人尙得見之故有圖象四五事在呂覽中今試以此語胡氏必將極駁呂覽何則左傳尙不可信何況呂覽且使此鼎至今尙在亦必悍然不信以爲贋鼎此亦無奈古人何也

宣十四年九月楚人圍宋至明年五月始解兵臨城下九閱月之久析骸易子幾將亡國僅藉詭計劫楚將而後得求成而尙以

華元爲質其辱甚矣其禍烈矣原其所以致禍則華元之殺楚申舟故也其所以殺申舟則非惟過不假道實以申舟嘗抶宋公之僕故也而申舟所以抶宋公之僕則實華元之父華御事致之元之言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而文十年楚將以陳鄭蔡之師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之以田於其國中之孟諸而宋公爲之右孟以至有違命抶僕之辱夫逆之而聽命又道之田國中此其辱百倍於假道其君儼然爲之左右此其辱亦百倍於抶僕乃御事方以國小民無罪隱忍受辱願爲之弱而元乃不忍小忿逞一時之快而幾至於亡國乎且惟宋願聽命所以因違命而敢抶其僕惟嘗田孟諸而君爲右孟所以因

出使而敢不假道是二者之辱皆由御事若元以爲辱則御事爲無恥若元爲善於謀國則御事爲不忠然則元之殺申舟禍其國辱其身而且逆其父矣

成十年傳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林曰饋麥之人爲景公召桑田之巫以其言不食新故示以新麥而殺之愚按饋人爲之四字當句饋人猶羞人爲之者煮熟之也爲字讀如論語爲黍之爲何得讀作去聲

又傳云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正夏四月麥始熟之時景公聞桑田巫不食新之語急欲食麥矣豈肯麥早熟於四月而遲之六月始欲食之之理然則晉用周正明明如此而先儒必謂晉獨用夏正者何也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五

著雍涒灘之歲孟秋
月鄞徐氏遯學齋印